



↑图 8*:前排左起:陈三立、俞方济、陈小彭;后排左起陈新午、喻徽、陈小从、黄国巽、陈隆恪、陈寅恪



↓图 7*:陈宝箴

← (上接 14 版)

录举证转述如此：“陈寅恪的学生卞僧慧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时，曾在图书馆亲见毕树棠教诫念què的学生‘陈先生的名字只有一个读音kè’。”

卞僧慧自录亲见亲闻，留证直观简单。卞证明的是，毕说陈寅恪名字只读kè，他可没有证明，陈寅恪本人说念kè。

上篇拙文代陈流求、陈小彭和陈美延公布实证，简而言之：陈氏三女亲闻父亲自言寅què，祖父散原老人说què，母亲唐笈念què，她们“记事以来就知道自己父亲叫陈寅què”，父母生前亲朋友邻“从来没有人读kè！”

毕树棠为一度同事，流求、小彭和美延是亲生女儿。毕树棠问过陈寅恪一次，陈氏女儿听给父亲叔伯起名的祖辈读què至少四五年，听父亲本人自称、家人和交往者呼寅què三四十年。

前辈所言至少互证两点事实：一是至亲和众人皆读“恪”为què，二是本人维护què读。事实就是如此，只是后来有些人纠缠于“观点”，对会对“恪”的读音争论不已。

按常理，直系亲属实证既出，同事“孤证”当可退场。笔者向来不轻易排斥孤证，尤重视不太出名者所遗、未入经传之资料。可毕传孤证“应读kè”，演化到后来，成了“què是误读”“只读kè”，则离事实越来越远。

第三问：陈寅恪外文签名含k而中文自称寅què，“有待修正”吗？

上篇拙文引陈美延：“他本人外文姓名用Tschen, Yin Koh等，但说中文时自称寅què。”有人认为，这是一个“有待修正”

的说法(观点)，并质疑寅恪先生的态度。其实，引号内陈述的是一种情形，早已存在于现实，故陈女之言虽刚发表，而相应之惑并非新起，乃历来“恪”音纷争拉锯处。不妨趁此思索一番，以冀释疑。

口语和书面语的第一性问题，常易使人困扰。不同文化语种转换，更添层层迷茫。须说明，自称寅què是陈氏女儿亲闻，外文署名是寅恪先生亲笔，都是第一手资料(事实)。想必人人都明白，修正数据乃研究大忌？可是，若遇现象难以解释，产生疑问也并不奇怪。关键还是在于区别观点与事实，且分几步思考。

生活在海外较久者对美延所述情况，不太会感到奇怪。哪怕一时迷糊，静心应可想通。有些汉字发音外语没有，若用外文字母“硬”写姓名，外国人读不出，勉强读出也大大走样。我见过多次这样的场景：某一名字被“读”了多遍，被呼唤者没想到是在叫自己。出国较早华侨常会迁就所在国语言习惯，拼写名字各出奇招。而在华裔相聚时，在场者都按中文发音称呼。上篇拙文带及此况但未细谈，限于篇幅再次从略。

倘若信奉无声外文纸片比三个女儿亲闻汉语语音记忆更可靠，且看陈美延提供的一条实据：牛津大学意欲聘请寅恪先生，所发电报姓名是Chen Yinchieh。

我记忆中，过去送电报若送到多户聚居处，邮递员在外面呼唤某某出来接电报，邻居在里面催促某某出去接电报。发报多为急事，邮递员忙碌，力避打岔，需直呼其名。这个Chen Yinchieh当为书面符号直录口语发音，应是寅恪先生听得惯的称呼。牛津大学诚意聘请陈先生，校方事先做了功课，用一个大家都不会弄错的名字。

至于不那么急、以看为

主、无须每个音节都念出声的论文署名和信函抬头等，回旋余地较大。首先，国际学界一般称姓氏。其次，寅恪先生掌握多种语言，用思绵密。可能他预料，读者群内有的外国学者通中文，而未曾深入了解汉语者不一定知道“恪”有两读，“恪”字q音对老外很难，名字自选拼法先例可援……替换一个带k又音，见了能读，读了能懂，两不为难，何伤大雅？

关注点是寅恪先生怎么用汉语说(而非用外文写)自己名字。

返回本问之首引陈美延之语。在我读来，她既确证其父“说中文时自称寅què”这一事实，也承认“他本人外文姓名用Tschen, Yin Koh等”那一事实。换一个表述法，我们面对如此情形：一方面，陈寅恪英文署名常含k，录于纸面；另一方面，汉语自称寅què从未改变，留在女儿们和众多亲友耳中，1919年在美国结识的吴宓留下què呼即一例证。

寅恪先生的女儿如实陈述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，不藏不掩。学者们的志趣应正视数据(而非修正或忽略)，探求合理解释，挑战性越大越有意义，不知愚见可有一得？

马前小卒自告奋勇探路，试析两个相联历史小疑案，皆发生在清华。

疑案一，清华多例档案陈寅恪外文名含k，但清华师生口头皆呼“恪”为què。试解：一方面，清华原是留学预备学校，外文文件沿袭陈海外署名即成惯例；另一方面，在中国境内的清华师生尊重陈本人意愿和历来传统，普遍用汉语称陈寅què。

疑案二，梅贻琦提醒学生写英文信用Yinko Chen。试解：梅针对英文拼写，而非汉语读音。这正表明，陈寅恪汉语名读què乃常例，英文名拼法含k乃特例，故需特别提醒。假若梅校长认为陈的汉语名内“恪”应读k音，何不公开倡

导？校长平日当众树楷模，全校随之早成习俗，何须特意提醒拼法？梅先生了解这一事实：陈寅恪外文名拼写与汉语读音不同。相似情况如杭立武提醒致陈外文函宜用k，亦可类推。

对过去存在事实，谈何“有待修正”？而笔者对第三问的初步解释，则亟盼指正。

* * *

回瞥目前所见实证，家内外外国国内，在本人面前说汉语皆用“寅què”。对该事实，持不同观点者均无反证。鉴于此，何不求大同而免争？这是我原本愿望。

新近得悉，陈氏宗族有六个“寅恪”。我问陈小彭，答曰姐妹们都不记得上代说过曾祖直系之外族亲，她们“父亲在生时根本不知道有六个陈寅恪，有关其他事更谈不上了”。查陈小从所记家族史，未列旁支，直线如此：义宁竹垞陈氏始迁祖陈公元生于1711年，经克绳(1760生)伟琳(1798生)，到1831年她曾祖宝箴降世，已是第四代。

陈宝箴制定后代排行用字，长子三立长随左右。祖父乃一家之长，嫡孙名字读法理应口耳授受，承祖依韵。即便家属自选，至少不逆家长之耳。至于族内另五个寅恪，各自曾否拜会右铭公，相见多勤交谈多久，有否论及“恪”音等，均未见记载。q读k读哪个循古继宗，哪个居乡随俗，尚待考证。

即便不言承祖，也得问问六个“寅恪”本人和至亲，是否都有愿望被统一名字读音。陈流求、陈小彭和陈美延不曾听说，她们的父亲有此愿望。她们还一再表示：“如今听到被念成‘陈寅kè’，很难接受。”而若凡事必依人数多寡统一观点，只怕不会有本篇主题人物陈寅què。据傅斯年，三百年出一个。

我认为，无论出名或不出名，每个人自己及家人对呼名之意愿，都应尊重。可我对另五个的至亲三代怎么读“恪”，无力无途取证辨析，不能妄议。唯有一个陈寅què，他的名字我自幼耳熟能详，知情者又不断向我提供实证。拙文守拙本题界域，聚力聚焦这一位——我习惯称他“寅恪(què)先生”。

这位寅恪先生冥寿将一百三，本人不能再对这个世界发声，而独立自主之名言则传世长诵。名字读音应在出生时已定，奈何身后五十年仍被争议，入土难安。初夏拙文欲助尽早盖棺，请与他息息相关的直系亲属举证叙实。刊后果见评论：

“此篇一出，此事该定论了吧。”然而，秋风吹又生，“恪”争复蔓缠。

我曾愤愤，再思不然。观点有异乃现实存在，须正视但无须每点必争。而有机治史核查事实，弄清一点是一点，则为求识之步步进阶，寅恪先生之精神所导。

寅恪先生在世时曾表态，沿续què读，没有必要讨论——这是本人观点。在彼时彼境，绝大多数人尊重其意愿读què，实录难改；而自呼或当面被唤kè，尚未闻实例——这是既成事实。

人名的主人辞世以后，才兴起“恪”争，轮复一轮，不问至亲实情。对此时此状，寅恪先生又将如何？目瞽心明、由微达深的寅恪先生应会意识到，现在释“恪”之涵义、疑义及相联种种，不再只是一个字和一个人名的问题，当有必要“分析其因子，推论其源流”(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)，以消舛讹层叠，以免纷争循环。

故而，我虽自愧学浅识薄，仍勉力试解边缘小题。先此抛砖，呈览不章本篇可商三问，求教于大方。祈望有志者各献良玉，各展专长，“剖析毫厘，分别黍累”(《从史实论切韵》)，协力告慰寅恪先生在天之灵。

俯首“基本”——皆知寅恪先生看重“基本”。自“历史之父”希罗多德以来，“三代回溯”乃史学基本方法之一。代有时限，时不我待。回到祖孙同堂欢聚和双亲三女同乐同愁的历史现场，陈流求、陈小彭和陈美延是亲历者，是见证人。寅恪先生三位嫡嗣反复对我表明，她们最基本的愿望是说清楚不争的事实——陈寅恪自己和至亲三代都读“恪”为què。

谨秉笔留录，证而不争。

补记：师生相承“三代回溯”试点

寅恪先生晚年将编辑自己著作的重任托付给弟子蒋天枢，可见信任程度。我向复旦大学古籍所询问蒋天枢直承弟子章培恒怎么读“陈寅恪”。获答：章先生常讲陈寅恪，都称què，“我们听惯了”，还传来视频为证，内有章培恒说“陈寅què”。

今年10月12日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三联书店联合召开了“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”暨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，邀请陈美延等家属代表参加。问陈家与会代表，获悉会上发言者都说“陈寅què”——包括北大教授邓小南、清华大学教授刘桂生、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汎森院士等。刘桂生是寅恪先生1949年岭南大学首批学生，邓小南的父亲邓广铭先生与寅恪先生有直接交往。亦秉笔存录。

鸣谢黄毅和徐学清等相助收集信息